

中國文學講話

(一)
概

卷之三

卷之三

說



中國文學講話——(一)概說

■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文學講話

(一) 楷 說

民國77年3月一版一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發行人：熊 嶺

出版者：巨 流 圖 書 公 司

臺北市博愛路25號(泰華大廈)312室 10035

電 話：(02)3711031 · (02)3148830

郵 購：郵政劃撥帳戶 0100232-3 號

定價：精裝臺幣 400 元
平裝臺幣 350 元

如有裝訂錯誤

即請寄回調換

序

周應龍

西方文學史，每泛指古典文學爲古典時代（希臘羅馬）風格之文學作品，較重形式之和諧完整。至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文學復興，一流作品則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之色彩兼而有之。

而中國古典文學，或對應現代文學一義，與西方古典文學，其義固未嘗盡同。中國古典文學，典籍之浩繁，詞章之華富，流派之廣衍，大家之輩出，或與時以俱遷異，或隨賦以轉衰興，則世界文學卓越樹立，巍然特盛，千載不絕之體系與局面也。斯亦中華文化充實光輝青春永盛之一因焉。

中國古典文學，初無經學、史學、子學之分，蓋古人治學爲文，以經爲基，史爲之筆，而哲學其思也。柳子厚嘗自述其學問淵源：「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直，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動。」又曰：「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是足以證古大家，蓋無不入乎經史，出乎子集百家，而義理考據詞章之並重，要亦經學、哲學、史學、文學之並重，爲之表裏，良有以也。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國家文藝基金會聯合舉辦中國文藝研究班，已經七年，每週一，

三、五晚七時至九時授課，每半年一期，已陸續舉辦六期。所授課程有古典文學，亦有現代文學，後舉辦戲劇寫作與兒童文學。由各期參加研究者之興趣觀之，於文學之熱衷，濃於古典，淡於現代。爲適合於社會大眾需要，乃自第七期起，專門舉辦古典文學之研究，將原施行之半年一期制，縮短爲一季（三個月）一期，對課程安排，作長程計畫，以文學史乘爲次第，由經入史而子集百家，再進入專人專書以及專題之研究，俾有興趣參予研習者，對我古今文學能獲得根榦枝蒂之整體了解，所期漸由具體之微而自得其大。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此亦本班研習與教授之原則。

數年以來，參予研習之同學，或中南部不及北來聽課者，多以口頭或信函，要求將教授講詞，予以筆錄整理成書，不僅親炙於講壇下者，可獲溫故之資，遠地之私淑者，亦有據爲研習之典史。實則此一理想，殆亦吾等之初衷，只因期之也易而爲之也難，故以往六期告終，僅有一次（第四期）編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種，業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由文復會印行。自本期起，商請魏子雲先生主持教務及講稿之集編整理，今者竟抵於成，計三十四篇，約四十萬言。承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熱心支持，接受出版之約，印之成書。以余於國家文藝基金會工作中，嘗參與其事，而於中國古典文學學會發揚中華文化之精神夙所敬佩，且對授課講座之博學，尤深敬仰，並以文復會文藝研究促進會工作之一員，對尹雪曼、魏子雲、許鄧璞諸君子之長年協助，足以見此研究班績效之一斑。

今年夏，余卸國家文藝基金會主任委員之職，而先進陳奇祿先生繼教育部之聘導其事，余受益既多，際此「中國文學講話」一書出版之時，謹誌數語，以表敬佩欣謝之意。

目 錄

陳奇祿

序

周應龍

序

第一篇 經 部

黃永武

經學概說

三

黃慶萱

易經的文學價值

二九

許談輝

尚書的文學價值

六一

裴溥言

詩經的文學價值

九一

王熙元

三傳的文學價值

一三

周何鑒

三禮的文學價值

一七

第二篇 史 部

王壽南

史學概說

一三

葉慶炳

史記的文學技巧

一五

李威熊 漢書的文學觀.....

二〇七

李殿魁 三國志的文學價值.....

二七

孫鐵剛 資治通鑑概論.....

二五

葉慶炳 史學家論宮體詩.....

二六三

第三篇 子 部

黃錦鎰 先秦諸子的文學觀.....

二七五

余培林 老子的文學價值.....

二九一

黃錦鎰 莊子的文學價值.....

三〇三

于大成 淮南子的文學價值.....

三一九

魏子雲 先秦諸子的寓言.....

三七三

第四篇 集 部

劉兆祐 集部概說.....

三七一

王更生 中國文學批評概觀.....

三七一

李殿魁 辭賦的流變.....

三九一

傅錫壬	楚辭的文學價值.....	四〇五
簡宗梧	漢賦的文學價值.....	四一九
邱燮友	樂府詩概說.....	四二一
葉慶炳	小說的興起與演變.....	四三三
羅宗濤	敦煌變文.....	四四五
李殿魁	講唱文學概說.....	四六一
曾永義	傳奇與雜劇.....	四七七
曾永義	影響詩詞曲節奏的要素.....	四八三
黃慶萱	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幾個層面.....	五七七
李豐楙	道家思想與中國文學.....	五八三
黃永武	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五九三
尹雪曼	文學與時代.....	六〇七
尹雪曼	文學與社會.....	六〇九
魏子雲		
尹雪曼		
編後記		

第一篇
經部

經學概說

中興大學
文學院院長
黃永武主講

前言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經學概說」；這個題目太大了。因為古人曾說：「皓首不能窮一經。」我們就是把頭髮讀白了，想要把一部經書讀通都非常困難。所以今天要我把整個經學大概的情形向各位說明，我的確有好像一部廿一史，不知從何說起一樣的惶恐心理。既然是一個概說性質，我就只做一個全面性的介紹，因為各本經書在後面都有專家作報告，所以首先簡單地介紹。

一、經學上「經」字的意義

我們先了解什麼叫做「經」？「經」字是什麼意義：就是一條直的絲。〔說文解字〕上說：「經者，縱織絲也。」也就是織布的時候那根直的線，而這根直的線又代表什麼意義呢？當然，古人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有認為這條直的線就好像我們做人的三綱五常。而所有的事情就好像緯線一樣，穿在

經線上面。因此，我們做人先要有幾根基本的繩子——準繩。這準繩就是經，然後穿在上面的人生百態都有個依據。這種說法好像比較抽象一點，所以章太炎先生說：其實「經」字很簡單，因為古時的書用竹簡，竹簡都用絲穿起來，所以用絲穿起來的就叫做「經」，用不着講這麼多抽象的意義。我想章先生的意見當然很對，因為各位都知道，凡是一個名詞的命名，一開始不會很抽象。例如：歷史的「史」字，按《說文解字》的講法，「史」字，下面是從一個「手」，上面從一個「中」，手執中的就是歷史，歷史就是要秉這個中，這樣的字都是很抽象。事實上，文字的結構一開始不會很抽象，因為約定俗成的事情，一定要用具體的來講，大家才容易會意；假如執一個「中」就是歷史的「史」字，大家就不容易互相了解，層次太高，太抽象了。而我們現在曉得「史」字上面不是一個中，而是一個書冊的冊，把它簡寫了。因為古代書冊的冊，就是一個圓圈，中間三條豎的線（弔），就是一冊書的冊，後來省略變成兩條直線，寫成「中」，最後再省略成一條直線，所以上面所說的中，應該是書冊的冊。手裏拿着一冊書的人就是史官，古代只有史官懂文字、發明文字、運用文字、記載文字，所以凡是記載文字的秘書，都是史官，可見手拿一冊書的就是史。因為最早的時候，不會訂一個抽象的意義來約定成俗，所以假定經是一條直線來說，這條直線就是我們做人的三綱五常，這個是稍微抽象一點，所以章太炎說把線穿起來就是「經」，他講得是比較具體。

不過，後來把經書當做做人的道理，當然與直有關。我想凡是有個「莖」字偏旁的字，幾乎都有一條直線的意思在裏面，譬如：加上一個草頭，就是植物的「莖」，這個「莖」字有筆直的意思。

再如加上走字的偏旁，就成為「逕路相通」的「逕」，也有直接的意思，請你向某某地方逕治，直接去接洽之意。如果我們加上「彳」旁的話，就成為一條徑路的「徑」，這徑路也是直的意思，真是不勝枚舉。因此這可以證明只要有「逎」字聲音的時候，它就有直線的意思，就有一條直的路，而這條直的路讓我們走，做為我們人生的三綱五常的綱常，我想這樣講也很合理。不要認為它的意義很抽象，因為這個文字的結構當從「逎」字得到聲符的時候，已經賦予它一條直線的意思，所以說所有的文字，都是先有聲音符號而後再加上偏旁的。在最早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時候，什麼都是逎、逎、逎的，後來加上偏旁才分成不同的逎、逎、逎。因此，我們相信經書的「經」字，當做一條直線來說，這個人走在一條直線的路的意義，應該不算是頂抽象。

二、古代的經書

中國古代的經書有那些？簡單的講，就是「六經」。而「六經」又是那「六經」，我想，誰都知道，但是你更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在數「六經」時的次序，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方法是這樣排列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另一種排列的方法是：易、書、詩、禮、樂、春秋。

各位先要知道這兩種數法是代表兩種不同的看法，前面那種數法是今文學家主張的，後面那種數法是古文學家主張的。所以談經學時，你只要把六本經書一數出來，人家就知道你是屬於那一派的。為什麼排列的次序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呢？因為我們中國人對任何東西的排列次序非常考究，中國人數

東西從來不亂數的。我們現在數六經的方法就是今文學家的方法，為什麼今文學家要這樣數呢？因為今文學家把孔子當做一個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所以把六經的排列次序按照經書的深淺次序排列。換句話說，是把最淺的排在前面，古人認為《詩經》最容易學，其次為《書經》，學完了以後再學《禮》，《禮》比較難，可以說是羣經的關鍵，《禮》學不會，整個的經書都不會，所以《禮》是整個經書的鑰匙。等《禮》學會了以後，當然是學《樂》跟《易》。《易經》比較難，孔子曾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①可見《易》道是非常的高深。最難的是《春秋》，《春秋》是孔子的微言大義，裏面的意味是研究不盡，因此把《春秋》放在最後。它排列的次序好像一個課程表，按照學習難易的課程表。而古文學家為什麼先排《易經》再排《書經》呢？因為古文學家是按照這本經書發生的前後排列的，《易經》相傳是伏羲畫八卦，所以《易經》最早。再來是《書經》，因為《書經》開始是《堯典》，講堯舜的時代。再來就講《詩經》，因為《詩經》裏面有「商頌」，是商代的作品。再接下來的是《禮》，相傳《禮》是周公所作，周公制禮作樂，所以《詩》以後就是《禮》、《樂》。《春秋》是孔子所作，所以列在最後。因此，古文學家是把孔子當成一個史學家，所以他把六本經書按照年代的先後來排列的。

我們尚可以在很多書上找到證明：譬如，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裏，他講「六經」或「五經」的次序，就是按照今文學家的說法，因為董仲舒是西漢人，當時盛行今文學家，所以他數「六經」一定是按照今文學家的次序。再如，《莊子》天下篇數六經也是照今文學家的說法。莊子雖不是今文學

家，但是在那個時候，今文學家已經興起，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多的說法、看法，都可證明是今文學家拿來做根據的。我們再看「史記」中的「儒林傳」，也是一樣，因為太史公是西漢人，他是學「魯詩」出身的，所以對今文學家的東西很熟悉，守住今文學家的家法，引的都是今文學家的說法，認為周室亂了以後而「關雎」作，這就是今文學家的思想。因為古文學家認為「關雎」是講后妃文王時代的太平盛世，和太史公所說的不同。假如各位再看「漢書」藝文志，或者看「漢書」儒林傳就可以知道，因為班固是東漢時人，他就比較接近古文學家的說法，所以他數「六經」就照後面的方法來數，這樣一比較，我們就很清楚次序排列是屬於那一家，代表着那一派的主張。因此，我們要講經學，要學經學，我認為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 要注意今文和古文的不同

現在由於取書很方便，大家隨便到書店買書或到圖書館中翻書，旁採百家。如果你沒注意到今文和古文的分別，你就會錯誤百出，所以有很多人自己看書自修，下了很大的功夫，結果著出來的書讓識者一看就發噱，因為他忘記第一件事情，要先分清楚今文還是古文。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有一種很嚴密的分別，假如你不清楚這個分野，拿了幾百本書來參考，自以為博得不得了，還不知道這裏面矛盾百出呢？為什麼這兩家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又什麼叫做今文學家？什麼叫做古文學家呢？這個成因，主要是由於秦始皇藏書。其實秦始皇也不是完全不對，他只是聽信了法家的想法，認為天下之所

以亂是因為思想不統一。由於經書流傳民間以後，所有的讀書人都搖頭晃腦，有的根據這本經書，有的根據那本經書，議論紛紛不定於一尊。當時秦始皇覺得很討厭，李斯也是一樣，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天下人的書統統沒收，你們不要看，要學就跟我的政府官員學，因此，制定一個法令——以吏爲師。秦代宮廷博士還努力於研究這些經書做爲天下標準本，項羽竟跑去一把火把它燒了，火三月不滅，書也被燒光了。但是由於「詩經」可以背誦，在書被燒掉以後不久又恢復了。秦始皇滅亡，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也沒立即解除禁書法令，一直到後來鼓勵民間讀書的時候，年代已經隔得太久了，很多的書都爛了，很多會背書的老先生也都過世了。當時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先生名叫伏生②，還沒去世，他對經書很熟悉，皇帝叫他到宮廷裏把他會的趕快寫下來，但是他年紀太大無法行走，皇帝只好派人去記，因爲他的方音很重不容易聽懂，就由他女兒翻譯，這些記下來的部分就是今文學。後來魯恭王想擴充自己的建築，把孔子的廟堂也挖壞了，這一挖竟發現牆壁裏頭都是書③，但是上面的字都是古篆文，於是有人又說：書又找到了，趕快把書記載下來研究，有些就送到朝廷去。但秦時政府已立了很多的學官，那個會「易經」的就做易經博士，那個會「書經」的就叫書經博士，每個博士都只教一、二位學生，盡傳一生的學問。這個學生就跟定這個老師專門研究這本經書，作爲博士的傳人。而國家裏有關「易經」的問題，就向易經博士請教，「詩經」方面的向詩經博士請教。這幾個博士就這樣代代相傳，學術地位都很高，薪水也很好，所以後來牆壁裏的書被挖出來以後，這些博士的飯碗就發生問題了。本來我這樣講，我的學生這樣聽，全國就是這樣的遵從，而且爲了要保持他的官位，故

弄玄虛，把每一種學問都摻雜奇奇怪怪的說法，說得你都聽不懂。要是你一看就懂，那國家每個月給我那麼多薪水，封我爲經學博士，那怎麼行，我這個博士怎麼還值錢呢？所以，他講「詩經」就講得奇奇怪怪。每次你去問，他就講了一大套，這樣，你會很慚愧的覺得：「唉！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知道。博士您真偉大，真了不起。」所以這些博士對那些牆壁中挖出來的書都不予承認，認爲是僞造的。這些博士當然也很辛苦，他們爲了守住這個師傳，一個字都不肯讓，挖出來的經書不一樣，不一樣就都不承認，於是獻給朝廷的書又丟掉了、燒掉了。到了西漢末年，那些牆壁裏挖出來的書，有的已經被老百姓抄下來又流傳於民間，這些流傳於民間的就是古文，但朝廷不承認它。朝廷只承認博士們所講的，他們是由老師傳授下來，誰傳給誰都有個系統可考。而古文就沒有依據，誰知道是真還是假。因此就形成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的不同④。

在此，我簡單的舉個例子來說明：比如「詩經」關雎篇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個「逑」字，今文學家寫成仇人的「仇」，這個「仇」字是匹配的意思，也是對象的意思，如「仇家」，就是相對的那一家，「冤家」就是「丈夫」。本來這個「仇」字與「逑」字意思相同，但是後來鄭玄博採今文學家及古文學家的說法，把今文學家的「仇」字留下來，在他的「箋」裏面說：這個君子好逑者，是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意。那麼你想想看，本來是一個窈窕淑女爲君子好的對象，結果變成「仇」以後，原意義相同，經過久傳，便變成了專門替君子和好衆妾吵架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也形成今文學家、古文學家的不同。還有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的想法也都不一樣，像前面提到的「關